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

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仇

詩曰： 豪傑安論富與貧，一番磨煉一番新；
丹陽市上吹簫客，就是吳邦柱石臣。

這四句詩，是全篇主旨。講那英雄豪傑，隨地而生，不論富貴貧賤之家，若自能振拔，定轉貧為富，轉賤為貴。其原處富貴的，自更光前啟後，大抵都要做一個萬古不磨的漢子，才為了當。然而古來豪傑能有幾個是萬古不磨的？總之只要持身務歸於正，相交貴別賢奸，氣質或有所偏，處事必參情理。是這般做人，便是豪傑。遇與不遇，又有命運存焉。莫謂能自振拔，便去著意妄求，這便大差了。所謂振拔者，不外乎持身、待人、接物，即上歸於正，別賢奸，參情理三項。如此做得去，這則為兼善豪傑，窮則為獨善豪傑。然而這等豪傑，自不能得庸福，定有許多苦難磨他。譬如韓信寄食漂母，寧戚傭工飯牛，不但不為人所齒，連「衣食」二字都難，是皆勞筋骨，苦心志，涉歷流離顛沛，正所謂磨煉英雄也。可見得這等人不是自在得的。韓信為蕭何所薦，乃至齊王；寧戚為管仲所薦，便登相國。當其困窮之日，未嘗改易操守，使名聞於賢者，正是他持身待人得力處。初先混跡塵寰，世人肉眼不識；到後來顯榮發達，做出事業，自然動地驚天，流名千載。可見得這等人原不可易視的。然而這等人決不獨生，必有相附。如前所說韓信、寧戚，便有蕭何、管仲薦他；有了關、張，自有劉昭烈收他。這都是天地不使那等人虛生在世，必定叫他有一著腳處，方展其才。故豪傑在落魄不遇時，有一具高眼識得，便相提挈，其人也非凡輩。

如今且聽說一個識豪傑的，陌路便結生死交，至後互相救援，締姻千里，立身成名，奇蹤異跡，都從那識拔中生。看它且等我從頭敷演得去，自有可觀之處。正是：耳聞安足信，說出便知奇。

詞曰：

窮達不由人，家教綿綿世澤悠。接續書香傳種子，無憂。貽厥兒孫有善謀。為惡豈常留，大義春秋重複仇。何況高堂恩罔極，應酬。感得神明也降麻！

話說前朝浙江紹興府有一個太守，姓凌，名登，字羽化。進士出身，本籍南直揚州府江都縣人氏。少年娶下同鄉王少卿女兒，所生一子，眉清目秀，氣格不凡。生後之夜，其母夢吞一星，乳名便叫星兒。到得六歲，請先生教他讀書，取名六龍，字駕山。讀書過目成誦，聰明異常。父母愛如珍寶，自不必說。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又過了幾年，羽化選任紹興知府，正要收拾赴任。不料王夫人染了不測之症，一病而故。羽化因憑期緊迫，不敢久停，只得選地把夫人安葬。此時王少卿去世已久，子孫俱遷移他所，自己又無嫡親弟兄，只得把家務托與得力家人魏義，分撥停當，帶著駕山，驛傳到任。

路上父子二人踽踽涼涼，甚是淒楚。幸得駕山曲意承歡，周旋左右，稍可解慰。不則一日，到了紹興府中。公座畢，未免有那衙門規矩，見上司，會同僚，待屬縣的許多事體。忙忙過了數日，然後發牌放告。羽化生來性子最直，不肯偏私受賄，一味清廉，撫字心勞，悉知民隱，紹興一府無不稱揚盛德。一日，審得一起盜賊掠奪。那受害的乃是一個小經紀，姓褚名愚，他出身原係末籍，都因勤儉起家，——大凡勤儉的，便多慳吝一鄰舍面上情分多稀。古語說得好：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。」即有那等嫉妒飽暖幸災樂禍的人，出於其間。褚愚又缺少親族，難以倚靠，雖有一個表親，姓姚名茂功，在兗州府做軍官，卻又迢迢阻隔，縱有如何。因此鄉里有那無藉不良的，欺他單弱，便買盜詐他錢財，嚼他腦髓。豈料被凌知府審出真情，把眾盜問罪訖，將褚愚超豁。

審畢，眾犯皆發送去，獨有褚愚尚跪著不動，衙役趕逐，只是不走。凌知府看了這般光景，便問道：「本府既已把你超出冤枉，並沒加罪，你今卻戀戀不去，難道還有審不到處，你心下不足麼？」褚愚連連磕頭道：「小人得蒙青天察出冤情，超救蟻命，怎敢還有不足！但念小人不智，薄有家資，以致眾人垂涎招怨。若不遇青天明斷，則小人必死於箠楚之下，家私自然難保，妻子必至流離。老爺恩德，真如天高地厚，無可補報。今願在衙中服侍，少效犬馬。」凌知府大笑道：「本府自有童僕，何須用你！且官長以部民為奴，我也不忍。」褚愚道：「若老爺不准收用，則小人無處報德，豈不有負大恩！縱就供設長生，朝夕焚祝，或來生相報，終屬虛事。不若親侍左右，少盡忠心。伏乞收錄，雖死不辭！」說罷，涕淚如雨。凌知府見他如此誠心懇切，亦覺感動，遂准收入衙中。褚愚不勝之喜。歸家安頓妻子，自入府衙承役。

凌知府見他識得幾個字兒，略曉得些文義，便派他承管書房。因得與公子朝夕親近，駕山與他說話，甚是投機合意，便亦另眼看他。

不覺春去秋來，褚愚已在衙中二年有餘，凌知府考滿入京候選，兩下分別，十分不捨。褚愚要送上京師，知府不許，道：「你有妻子在家，怎好出門遠去。但你平居必須和睦鄰里，免得再生他故，恐將來官府未必如我持公。」褚愚哭拜道：「此處人都刁詐，小人亦不願久居，日後若有遷移，當到老爺府上叩見。」時合城搢紳耆老，官吏師生，於知府起程之日，俱至十里長亭設饌，皆攀轅不捨，灑淚而別。褚愚又送了一程，然後別去。後地方上思念凌知府德澤，遂建造生祠，紀功報德。

且說凌知府一路行到蘇州，忽然感病，只得泊船住下，尋寓安歇，請醫調治。日復一日，漸漸沉重。知府料病不起，乃吩咐駕山道：「你父親幼年力學，博得腰金，今即一病而亡，在我也儘夠了。但痛你幼時喪母，今又喪父，不得照顧成人，婚姻未結。我若死後，你可扶柩歸家，合葬母塋。但是世務艱險，只宜謹守，不可外務，致墜家聲。若得你體貼我心，持身如玉，我雖在九泉，瞑目含笑。家業盡可過活。家人魏義，忠義可托，一應財物出入，叫他照管，決無差誤。門戶應酬，你俱未諳，須與魏義商酌，原情度理，便可無過。你必專志讀書，掙個出頭日子，接續書香才好。」駕山跪在榻前，傷感五中，淒然下眼，乃解慰道：「爹爹放心，安靜調理，自然痊可。不須思及他事，惹起憂思。」知府亦含淚長歎。不料服藥無功，禱神不效，知府日重一日，竟是嗚呼去世。駕山一慟幾絕，只得著家人備棺盛殮，扶柩歸家。

晝夜趨行，到了本土。魏義聞信遠接，放聲痛哭道：「相公年幼，諸事未曾結果，老爺竟去世了，叫相公倚靠何人！」駕山痛哭，頃刻不省人事。魏義慌忙叫喚，良久方蘇。乃勸道：「相公且休痛哭。今老爺既已仙歸，相公須料理喪葬大事，不宜哭壞身子，反為不便。」駕山乃與魏義計議，即擇日在船開弔，出柩到墳，與母相合葬。忙亂數日，虧了魏義夫婦二人竭力料理，不要駕山費心。

凌羽化是進士知府，同年社友雖多，然無出仕兒子，世態炎涼，總也不來弔唁。駕山依著父親臨終吩咐的話，把家中一應田租莊稅，盡托與魏義掌管，自己卻折節下帷，潛心讀書。有時想起父母，放聲慟哭。當月明夜靜，萬籟俱寂，悲號數四，聞者酸心。正是：

靜夜蟲聲徹曉聽，淒淒寒燄照書屏。

雙親未養音容渺，樹欲寧時風不寧。

駕山在東樓讀書，早已過了三年服滿。此年卻好學道按臨，魏義對駕山道：「今年又當科試，相公不可不去應考，若得入學，便可繼祖世書香。」駕山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到了縣考進場，把兩篇文章，一揮而就。只因他原是聰明之人，再加了三年苦功，真正落筆有神，奇思滿紙，那兩篇時文，何消著力！到了出案日子，第一名就是凌六龍。到府考又是案首，察院中取在第二名入泮。是時來慶賀者便多，好生熱鬧。正是：「世態炎涼見，人情得失知。」

凌駕山自從入學之後，就有朋友來往，初時只閉門杜客，今自己有了前程，也就出外交接。一日，坐在東樓看書，只見小廝來說道：「張相公同一位了相公來拜。」拿上帖子，見寫著：「普通家侍教弟丁嚴拜。」你道張相公是誰？原來名駿，字玉飛，祖上原居北直涿州，住在揚州已經數世。父親張哲，字明武，住在涿州，開一個大綢緞鋪，家中富有資財。玉飛小時與駕山曾同輩視，

性地聰明慷慨，兩人甚是莫逆。玉飛是十五歲進學，進學之年，駕山尚隨父在任。這時玉飛已十九歲了，同著母親穆氏，在家裡管著田莊，料理家務。父親張哲，或一年或二年也回揚州一次。父子都是好義之人，待朋友頗有肝膽。初先駕山扶柩歸葬，及入泮等事，俱來弔賀。尋常不時相會，極疏也只隔得十數天。會時不過講些文章人品，真是同心知己，氣味相投。駕山也極感他交誼。這日同了丁嚴來拜，不知這姓丁的卻是何人。駕山平素厭見這些講世務的成群逐隊，所以只是杜門謝客。總是見得這班人守本分的少，說是非的多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壞人心術品行，深可痛絕。今卻因是張玉飛回來，不好回他，乃整衣出堂。相見畢，坐定。駕山乃對玉飛道：「連日不晤，正欲到宅奉看。」張玉飛道：「吾兄埋頭書史，名達鄉邦，丁兄仰慕高才，故同小弟特來奉謁。」駕山乃問：「丁兄貴表尊居？」

你道這姓丁的是何等樣人？原來是本郡丁少師的兒子，生丁嚴時，少師已五十餘歲，晚年得子，愛恤倍常，由他心性，不甚拘束。以後長大了，習慣如自然，只管驕奢淫佚，胡作胡為。父母才管他，卻管不下了。把父母反看做厭物，如眼釘肉刺，一存了厭噁心腸，日久日疏。富貴之家屋宇又多，便整月的父子不得見面。丁少師又是一個貪財慕祿之人，原少義方之訓，做事原有許多不好處。這丁嚴輕忽父母，如同陌路，反要嚴聲厲色的相對。父母方懊悔幼時慣了他性子，以致如今教誨不轉。看著兒子便氣，想想自己又氣，終究老年人拗不過少年人，一雙父母竟為兒子氣死。這番丁嚴稱了心意，無人聒絮，自由自在，快活逍遙。家中擁金穴之資，便門下集無賴之輩，日日聚在一處，也沒有一句好話說。不是賭錢吃酒，就是宿娼嫖妓，鮮衣怒馬，街市招搖。只要揚州城裡有那一處迎神賽會，唱戲燒香，便聚了一班好勝之人，無有不到。更有一樁大不好處：學古人石崇做事，養一班強盜在家，駕著船隻，便去江心裡打劫客商，因此家財日盛一日。他年才二十有餘，心腸最險，動要害人。又喜的是交遊虛譽，上年歲試，買了生員，整整費去幾千金。今聞得駕山人學，大有才名，思欲結為朋友，故拉同張玉飛來引進。

凌駕山動問，張玉飛便代為稱說家聲：「表德孟明，上年已游庠過了。」駕山乃與丁孟明致恭道：「小弟坐井守株，不得親近時賢，反荷先施，罪甚罪甚！」丁孟明道：「小弟性質鄙陋，久欲仰攀高士，向聞吾兄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得拜識荊州，果然名下無虛。」駕山又謙敘一回。兩次茶畢，又講了些閒話，然後起身告別。明日只得去回拜他，遂拉了張玉飛同去。孟明接見，甚是歡洽。換茶過，正欲告退，孟明一把扯住不放，留入園裡。果是富貴之家，景象不同，層樓疊閣，古玩奇珍，觀之奪目。正是：

庭院深深畫閣重，富家分得帝王宮。
香浮寶鴨沉煙細，光映珠簾暖日融。
花氣氤氳薰面目，鶯聲圓溜度房櫳。
眼前應接應無暇，疑是仙鄉入夢中。

三人散步，縱觀半晌，方邀入一軒中坐下。頃刻擺上酒餚，賓主酬酢。酒至數巡，丁孟明道：「小弟濫叨饗序，實慚文墨，有失禮處，還要吾兄見諒。」張玉飛道：「如今讀書的人，往往有許多俗態，不期自至，非酸即腐，非呆即迂。弟思此等人，深足愧恥。吾見有一種豪邁磊落之氣，與眾不同，真是男兒志趣。」丁孟明道：「若以拘執迂腐較之豁達雄豪，固是不及。吾兄此談，在小弟固不敢當，然而大丈夫也須如此。」又對駕山道：「小弟此言何如？」駕山點頭道：「斯文一脈，原不是叫人迂腐，不過不同於流俗耳。今人則故作迂腐體格，以自托於讀書人，誠足深惡痛絕。吾兄所見，小弟略同。」丁孟明拍手大笑道：「英雄所見，大率如。此。」三人說說笑笑，杯盞交錯，直吃到午夜方散。

駕山歸家，已是大醉。明日直睡到紅日三竿，方才起身。梳洗畢，魏義說道：「相公昨日丁家吃酒，直恁地醉？」駕山道：「去回拜他，承他美情留飲，不覺竟醉了。」魏義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這丁相公是揚州城中一個最厲害公子。相公看他出言吐語，便知他是一個險惡的人，只要看他一雙眼睛，便是個不好相，將來必遭刑險。一向聞說他家窩藏強盜，在江裡打劫過往客商，因此上家私比他少師爺手裡更好。相公今後凡與他交接應對，俱要留心。」駕山愕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卻不知。既然有此等事，難道官府並不知覺？」魏義道：「官府那裡曉得？他與衙門裡人，吏書皂快，通同隱庇，縱就知覺，也原調停過了。」駕山道：「留心處固要留心，但看他待朋友，就像情誼厚重的，料也無害於我。」正是：

奸險之人切莫交，語中針刺笑中刀。
莫言意氣甜如蜜，稍有參差易改操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山西太原府城西，有一陸家莊，那陸家莊上有一個務農的莊家，姓石名虹。妻房劉氏。父親石驥，是一個秀才。祖上原是大同人氏，因有志讀書，見得大同都尚弓馬，沒有讀書的人，故此搬到省城。到石驥手裡，讀成了書，便得入學。石驥做人也好，有聲庠序。養兩個兒子，長名石虯，早年亡過；有一嗣子，頂了宗祧。次子便是石虹。石驥死後，石虹讀不成書，便移到這陸家莊，種田為活，家事盡可支持。年過四十，才生下一兒，面方耳大，體壯聲洪，石虹夫妻好生歡喜。恐他不能養大，有祖上遺下一件寶貝，是一個玉鎖，把來就像在小兒頸項上，即取乳名鎖兒。到得六七歲，便送在鄉塾讀書，聰明有識，看過不忘。那村館先生即於玉鎖上起見，取個單名，叫做石瓊，表字珮珩。十來歲時，卻長得相貌整齊，眉目秀麗，外邊看他像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內裡邊卻有天賦一身膂力，有異尋常，若與村童頑耍，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。後來年紀漸長，越發奢遮。這石瓊才得成童，卻便有一種高人性格，具宗慤、班超之志。他常道：「為人在世，如白駒過隙，有限時光，最壽者不過百年，名隨身沒。若不去建功立業，做一個天地間有用處的人，使後人仰慕餘芳，流傳千載，此生便是虛生。我今株守蓬門，做那些村莊事業，有恁出頭日子？」此時漸漸無力讀書。前村有一個閒住的老武官，是一個有本事的人，便瞞了父母，私下去投見他，求他指撥弓馬。那武官見石瓊有些志量，人物出眾，將來不是落寞之人，乃盡心教導他，與他講解兵書戰策。珮珩也都心領神會，鑽心用力，把槍刀武藝，演習皆精，能一弓發兩矢，箭無不中。演習既久，萬不失一，心下大喜。然也只是韜藏隱晦，總不露出鋒芒。過得一年，那老武官死了，臨死之時，把器械弓箭贈幾件與珮珩。一有閒暇工夫，便去拈弄。正是：

少年切莫耽閒暇，百歲韶華轉眼空。
投筆班生豔千古，願將健翮試秋風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石虹這老頭兒，有些家私，又得好兒子，以為心滿意足，快活過日子的。不料時勢遷移，命途乖舛，歷年水旱不均，田地拋荒，家資耗盡，將產業逐漸變賣，反賃入田種，愈加掣手縮腳，失神少智。珮珩也不得力量讀書，隨著父親做田中生活。父子二人拚命做去，爭奈天不留情，這「衣食」兩字，萬難周給，其年又遭春旱，麥俱乾死。村中俱言城中郝家放米，遠近俱去借貸。石虹立腳不定，明知郝家利重，爭奈無親族移挪，只得也央著中人，到郝家去告借。

你道郝家是何等人？原來是個有錢鄉宦，當家的名龍字雲驂，專以盤放為事，積聚家資數十餘萬，貧窮受累的不計其數。恐有官府詐他，便納了一個中書，交結了官府。長子郝韜，次子郝鈐，俱買了生員，越發有勢有力，不怕債戶少欠他的。鄉人又因別家借債不能便應急，這郝家只消寫了紙，便有銀子，故此鄉人情願擔此重利。石虹央著中人，去借得四石小米，算計可度到秋收。不料秋來霖雨連旬，河水泛漲，淹得寸草俱無，好難支架。郝家又追逼要緊，石虹從來不曾受人氣的，今見郝家奴僕來討債，未免嘴裡不乾不淨，一時忍耐不得，便與他相嚷。這些狼虎奴僕們，方倚勢生事，怎肯干休？回家輕事重報，郝龍不勝大怒，差人把石虹捉到家中，不問根由，喝令眾家人痛打。自己高坐太師椅上，大聲叱喝道：「我老爺規矩，那個不知？你敢抗延，不來還納，反將我差來家人打罵，是何道理？世上那有這般大膽的人！」石虹此時被眾狼虎按捺在地，又受打痛苦，勢已至此，不得不哀求道：「委實田裡無收，便無償抵，還求老爺寬限；待我拆屋賣瓦，本利自然清還。」郝龍瞋目大喝道：「哇！好一個自在性兒，要我老爺寬限！難道不曉得我老爺有一個將身准債的法兒麼？你若果然無物可償，便把人口投靠進來，這個反造化了你，你反得倚靠我老爺的勢了。疾忙出去，算計定了，速速回覆。」言罷，便轉身進去。石虹見郝龍說到將身准債，便氣得喉塞胸填，又不敢抵觸，欲要再向哀求，見他又進去了，在地下爬將起來，只得向眾家人訴說。眾家人那裡管他，只是亂嚷亂罵亂推的，搯出大門，只叫：

「早須寫身子進來，省得我們腳步。」石虹被他們擋得腳不點地走到街上，一路喊叫：「倚富殺人！」眾人問知是郝家難為他，便閉口結舌，不來兜搭。還有一等輕薄的道：「你這老頭兒，還不快走，卻在此處絮絮叨叨，想是打得不爽利麼？」正是：

狂吠安論是與非，助他豪猾勢巍巍。

一般弱肉強之食，狐技偏能假虎威。

石虹受這一肚子氣，沒處申訴，又見紅日西沉，天將昏黑，便急急出城；幸喜城門還略露些，遂出城外。在路思量道：「我好受苦受累受氣！一向衣食無憂，何等自在；今止為年歲荒歉，暫時挪借，打算秋收還他，不料又遇這樣天時，受他這般凌辱，還道限我速速完納，不然竟把合家寫去靠他。我想我爹也曾進學，我雖年暮，也還有節氣的，怎好去靠人？呸！不如死休！免得貽累妻子。」遂回身急急奔走，欲死到郝家去。走到城門邊，卻見門已閉了，如何得到郝家？左思右想，一時氣忿不過，望著城牆奮身一撞，腦裂血湧，眼見得這條性命結果！此時城門雖閉，那城外開舖子的尚有未曾收店，見有人撞死城下，便叫喊起來。眾人點起火把，齊來救護，紛紛嚷嚷，鬧動街坊不表。

且說珮珩是日割柴歸家，劉氏對他說：「郝家人來捉了你父親去，此時尚不見回，你可速進城去瞧瞧。」珮珩聽得此言，一口氣按捺不住，放下柴擔道：「我去也。」飛走的趕進城來。日已沉西，心下愈急，才到城邊，只見眾人圍在一處嚷亂，聽得說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？」又道：「死的了，救不活了。」又道：「不知為著恁事，尋此短見？」珮珩聽了，那吃驚不小。急擠上前一看，見眾人圍著一人在地，有用手候他口氣的，有摸他心頭的。珮珩在火光影裡，分明認得是父親，便一躍上前，抱住屍骸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父親！你緣何死在此處！」一口氣接不來，便悶倒在地。有慈心人見了感傷，急忙叫喚扶起，半晌方蘇。眾人問原故，珮珩便把借郝家米事略述，哭道：「郝家既然捉去，為何又死在這邊？莫不是郝家暗害了，丟在這裡的麼？」眾人道：「這不相干。方才見一人東西奔走，旋聽得觸牆聲息，想是受了累，一時氣忿，故尋此短見。」珮珩此時心膽俱碎，抱著屍骸，捶胸跌足，只是痛哭。

早立過一個老者來道：「小官人，你哭也無益。你父親必是受了郝家凌辱，故此負氣自盡。今已死了，夜又深了，你也料難回去。不如且到我家，歇了一夜，明日再行區處。」珮珩道：「承老爹厚意，但是父親屍骸暴露，卻怎麼好？」老者道：「不妨，我家有舊毯，且拿來覆著。」便令人取來蓋了，要留珮珩去宿。珮珩哭道：「我父親如此慘亡，做兒子的何忍去睡？情願在屍邊守了一夜罷！」老者道：「這是你的孝心，但是露天霜氣寒冷，一夜如何打熬得過？還到我家去。」便引珮珩到自家屋廊下，付出鋪蓋，叫珮珩睡覺。珮珩原移到屍旁，人家簷下打坐。

哭到天明，到老者家裡還了鋪蓋，作料下鄉報母。走到庭前，見那老者已起身在外，便上前拜謝。老者扶起道：「你父親如此慘亡，你今如何主意？」珮珩道：「下鄉去報知母親，挪借些銀子上來，且買具棺木盛殮了再處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家值此荒年，卻向那裡去挪借？」珮珩道：「就是賣身子也顧不得了。」老者道：「豈無親族告借？何必說這等慘毒的話！」珮珩道：「雖有幾個親族，都遇了這般年歲，也只好各人自顧，那裡有錢來周濟？止有一個母舅，肯慷慨仗義，上年又亡過了。」老者歎口氣道：「可憐是個孤幼，無處投奔。那裡不是積德處！」便道：「你既無好親族，又無處挪借，就是賣身子，一時有誰來買？我有幾兩積蓄，願借與你，待你掙扎好了還我罷。」便進去取出三兩銀子，付與珮珩。珮珩見老者如此盛德，方問及姓名，叫做施仁甫。乃垂淚道：「固承施老爹高厚之恩，也待我做一紙借契，才好領你銀子。」施仁甫道：「難道你這般一個少年，就沒了我的銀子？要契何用！」珮珩不勝感激，便央仁甫同去買了一具棺木，出了腳力錢，抬到城邊，將屍骸入殮。珮珩號天搶地，哀感行人。及問知致死之由，都懼怕郝家威勢，不敢多嘴。正是：

窮途慘禍卒然投，饒你英雄沒轉籌。

堪恨眼前澆薄子，不關休戚總悠悠。

珮珩既殮了父屍，停棺城下，乃與施仁甫商議，要與郝家告官分說。施仁甫道：「阿呀，你好不知事！你家父親不是他家打死，是自尋短見的，這地保怎肯擔差？說到後來，縱然逼死自真，誰肯與你做個硬證，執他人命？況且他家巨富，又與官府來往，你孤掌難鳴，如何弄得他過？古語雲：『千金不死，百金不刑。』他只消用上一千五百，這事就冰釋了，怎得他吃虧？只怕你反要受他的累哩！竟要聽了我說，早休此念。」珮珩道：「固如施老爹所言，但是父親受此大冤，竟不能替父洗雪，要我做兒子的何用！若與他告到官司，縱卵石不敵，喪身九泉，也等旁人得知我父親受了冤枉，死者亦得瞑目。」施仁甫笑道：「原來你主意甚差。古來孝子為親報仇的也不少，都能審時度勢，使仇惡必報，親冤必伸，這才是善於處事的。你今因一時忍不得，便要與他告理，固然是一種至情，自天性發出，原難隱忍。但不知其中有個委曲：你只想，當今之世，惟有『財』『勢』兩件可以行事，你既無錢，又無勢，他有財，又有勢，相去天淵，如何抵敵？況且這個死所，又非郝家的地方，那時不惟不能雪冤報仇，反要斷送一條性命。且你有老母在家，卻教何人奉養？且一經告官，官府便要相驗，拋屍露體，不得入土。為仁人孝子的心下何安？我不是與郝家有甚親故，替他吹散，實是為你算計。不如聽了老夫說話，別作良圖，待時而動。」珮珩細味其言，果是有理，遂辭別下鄉。

走入村中，只見母親倚門而望，急上前叫聲：「媽媽！」眼裡便弔下淚來，口裡也說不出了。劉氏道：「我兒呀！你昨日去了，怎麼父子都不回來？叫我懸懸盼望，好生焦躁！坐了一夜，沒有合眼。打聽得父親消息如何？為何這般光景，莫非有甚尷尬麼？」珮珩大哭道：「父親死了！」劉氏大驚道：「怎麼說父親死了？」珮珩道：「被郝家捉去打壞，便在城牆上撞死了！」劉氏聽說，大叫一聲：「我的丈夫呀！」驀然跌倒，珮珩攙扶不及，慌忙叫喚，那裡甦醒？只見得牙關緊閉，心口如冰！你道劉氏如何便到這個地位？只因年紀已高，又為歲值凶荒，飲食不同往昔，昨日見郝家如狼似虎的家人，把老官兒蜂擁擁的捉去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再見兒子去了一夜總不回家，料非好光景，疑慮恹恹，心飛肉跳，已十難過。今突然聞此凶信，一時氣湧上來，頭眩跌倒，跌得太重，氣遂頓絕。珮珩叫喚良久，不見甦醒，跌足捶胸，啣號陶痛哭。此際真上天下地，也沒個法兒生出來！

鄰里聽得他家哭聲，聚來觀看，問得其故，個個嗟呀不已，然並沒一個為他籌劃。珮珩略定一定神魂，猛然思省道：「今父母一時慘亡，父親已承那施老爹借銀收殮，今母親卻無棺木。聞說前村王伯甫要買屋，何不去求他，將這房子賣與他，好弄些銀子殮葬父母。」因央鄰人看著母親屍骸，隨寫了張屋帳，急急走到前村。你道這般年歲，怎麼還有人買屋？卻有個原故。自古道：「熟年田地隔邱荒，荒年田地隔邱熟。」這陸家莊上荒多熟少，前村係是高鄉，今秋大熟，那王老兒在成熟之處，要分兒子出來另居，故此要買屋。珮珩好遇王老兒正在場上看斛糶米。便上前相見，哭訴情由。王老兒也慘然道：「尊翁與我也是相知一邊，當初若要借米，何不早向我說，卻去郝家借此重債。今乃遭此大變，父母俱亡，真是人生大不幸了。我豈可不救人之急！」即接了屋帳，拱到起坐處坐了，便去請一個村館先生來，寫下屋契，做個中見。議定價銀十五兩，先付十兩，餘待出屋找足。珮珩接了銀子，與眾人別過，就去買棺木，叫團頭盛殮畢，然後入城，取父親靈柩。

到施仁甫家相謝，具述母親急死之故，已經變賣房屋，得價買棺。施仁甫大驚道：「你的命運怎麼這般不好？兩日之內父母雙亡，真個可憐極了！」珮珩放聲大哭。仁甫亦灑淚不止。珮珩要稱還前邊所借，施仁甫止住道：「我若要你還，就要你寫契了。我也是慣行濟困扶危的。你若必要還我，你便看得我輕，你也是個小家子，不是丈夫氣概，後來沒出頭的了。況且你父母雙亡，雖已入殮，尚未安葬，用錢之處正多，雖有了這幾兩屋價，濟得怎麼事來？以後你還要弄間房子，才好棲身。日常供給也要用度，我正替你擔憂作何算計，你怎麼反要還我？倘你日後少一缺二，不妨來對我說，自當資助。」珮珩見施仁甫如此仗義疏財，便不好再說別話，唯有揮涕拜謝。施仁甫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只怕郝家這宗債負，必不肯罷休，定還要與你費氣。」珮珩忿然道：「我父母都被他逼死，他還敢問我要？況且我屋都變賣了，將什麼與他？」施仁甫搖頭道：「他不是這般說。自古道：『父債子還。』他又是個潑潑人，那裡管你！」珮珩道：「且由他怎麼樣再處。」

當下別了施仁甫，取了父親靈柩，扛抬下鄉，將兩棺合葬墳地。終日懷念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郝家這廝想來決不肯便

罷。這幾日因我父母慘亡，不便來討，故也放鬆一著；只怕再過數日就來聒絮了，施仁甫所料定是不差。但我報仇作何設法？」想了數日，猛然道：「除非殺卻這廝，逃避遠方，乃是上著。但是他深居簡出，我何處乘其不備？除非到他家左近，看個機會下落，或挖撬牆壁，或上屋跳進。我膂力自有，縱就驚動多人，也不妨事。即殺他全家，亦不為過。我今田地俱荒，屋又賣去，身上毫無牽掛，正當報仇。縱逃不出性命，被官府問了死罪，我俯仰無忤，不忝此生！」算計停當，一夜安睡。只因這一念激切，有分教：暗裡鬼神來指引，人間豪傑有提攜。未知珮珩如何報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有一凌駕山，便有一丁孟明；有一石珮珩，便有一郝龍。可見善惡都有成對。語雲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」當續之曰：「一善一惡，乃成世情。」